

邓小平为什么攻击“七·二一”指示

“社来社去”试点班学员 锺应良 贾朝珍 周萍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的“七·二一”指示指引下，“七·二一”工人大学和“社来社去”大学相继诞生。它们象烂漫的鲜花，开遍祖国的工厂和农村。整个教育战线，“旧貌变新颜”，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战鼓声震彻云天。就在这大好形势下，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带领资产阶级的“还乡团”，向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发起了猖狂的进攻。邓小平胡说“七·二一大学是个形式”，“不能代替大学”，公然反对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对此，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

毛主席在光辉的“七·二一”指示中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农民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是毛主席为教育革命指出的方向，为创办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指出的光辉道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岂能容许邓小平肆意歪曲！

千百年来，学校被剥削阶级独占着。解放以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着学校。对我们这样的“黄泥巴脚杆”，资产阶级老爷们斥之为“粗瓷碗”、“大老粗”，他们把关设卡，层层阻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为我们打开了大学的校门。我们广大工农兵正是沐浴着毛主席的阳光，沿着“七·二一”指示的道路，登上了大学“上、管、改”的历史舞台。教育阵地由谁占领，这是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分歧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七·二一”大学明明是对旧大学的彻底否定。这个否定，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伟大胜利，这怎么能说成只是个“形式”呢？

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为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旧大学是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用封、资、修腐蚀学生，用名利思想毒害学生，千方百计地把学生引上“白专”道路，拚命往那个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宝塔尖上爬。对于侥幸进了大学门的工农子女，他们如果撵不走的话，也使尽浑身解数，挖心夺魂，把他们变成资产阶级的“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相反，按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办起来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和“社来社去”大学，“其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在这样的学校中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又要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当一个永远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这样的大学生来自工农，身为工农，不忘工农，永远同工农一起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这里，两种学校，两种培养目标，两条路线，何等泾渭

分明，何等针锋相对。这又怎么能说成只是个“形式”呢。

邓小平把“七·二一”大学诬蔑为只是“一种形式”，就是妄图把“七·二一”大学的革命实质，把“七·二一”指示的伟大革命意义这么轻飘飘地抹掉。在他看来，这个“形式”还算不了大学，“不能代替大学”。这不就把他要彻底否定“七·二一”大学，否定“七·二一”指示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了吗？“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这从来就是修正主义者们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手段。邓小平只不过是故伎重演罢了。

为什么邓小平煞费苦心地否定“七·二一”大学，攻击“七·二一”指示呢？

很明显，就是因为遵照“七·二一”指示办起来的新型大学是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样的学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它从一个方面有力地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触痛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命根子。不是吗？过去党内外资产阶级凭着他们所享有的资产阶级法权，可以让自己的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在那样的学校里，只要取得一纸文凭，便可跃登“龙门”，身价百倍，成为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贵族，凭此去贪婪地攫取金钱和地位。旧学校的大门，乃是他们心目中的“幸福之门”。还不止此，旧大学作为他们的一块“世袭领地”，更是他们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复辟资本主义所必须顽固霸占的阵地。难怪他们要拚命把住这道门，拚命守住这块阵地！今天，大学生从工农中来，到工农中去，象过去那样两手不沾油和泥就进校门的路堵死了；象过去那样“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阶梯拆掉了。总而言之，想通过这个门道来“捞一把”的美梦破灭了。无论党内外外的资产阶级，他们都象电影《金光大道》中张金发和冯少怀的眼睛总是在钱眼眼里转一样，必然只能以资产阶级私利的眼光去看待一切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包括按“七·二一”指示办起来的新型大学。既然如此，他们怎么不咒骂连声，怎么不咬牙切齿呢？所谓“形式”云云，不过是绝望者的哀号罢了！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邓小平正是这样的走资派。因此，他一掌握有部分权力，就迫不及待地要向“七·二一”大学开刀了。

敌人的攻击只能更加擦亮我们的眼睛，激发我们的战斗热情，而决不能动摇我们的革命决心。正是在去年秋天邓小平恶毒攻击“七·二一”指示，右倾翻案风大刮特刮的时候，我们怀着对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肩负着贫下中农的重托，顶逆流，斗妖风，坚决报考了“社来社去”的新型大学。我们当中，有不少学员曾经有过不少次跳出“农门”的机会都坚决拒绝了。但是，当我们一听说“社来社去”大学招生，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我们的行动，曾引起一些人的窃窃私议和冷嘲热讽，也曾遭到不少所谓“好心人”的惊讶和劝阻，更遭到邓小平一类走资派的反对和诬蔑。我们这些“小人物”，就是不喜欢资产阶级的“大人物”压我们，就是要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决不做资产阶级的殉葬品。我们抱定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决心，

（下转12页）

级专政的区别是没有的。他的罪恶目的就是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倒退为个体经济，把社会主义制度倒退为资本主义制度，把无产阶级专政倒退为资产阶级专政。其实，邓小平的最终目的是有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清楚说明，这一谬论和伯恩斯坦的反动公式，具有相同的修正主义实质。他正是用“增产”这个“实际的”、“可以设想的”一时利益，来蛊惑人心，唆使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历史常常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修正主义路线头子邓小平，重弹修正主义祖师爷伯恩斯坦之流的调子，采用他们的观点，使用他们的手段，来攻击和修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否定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充分说明新老修正主义者都是一路货色。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修正主义的一个共同特征。

列宁曾英明预示：十九世纪末叶马克思主义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只是“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战斗的序幕”。今天，我们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正是这场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深入。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还必须深入进行下去。一小撮阶级敌人，还会继续进行垂死挣扎，我们决不可松懈斗志。让我们更高地举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上接17页）

跨进了“社来社去”大学。

无论邓小平怎么攻击，我们走“七·二一”指示道路的决心是八千个雷霆轰不倒，十二级台风吹不动的。“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赶走，挖掉他们的统治老根”。让绝望的敌人去哀号吧，我们将把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战鼓擂得更响，坚定不移地在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上前进，昂首阔步，迎接共产主义的明天。